



王洲贵 著

一个
要被逮捕的
姑娘

87
I247.5
2331

B146110

王洲贵 著

一个要被逮捕的姑娘



B

361691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一个要被逮捕的姑娘

王洲贵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27千字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7,000册

书号：10355·697 定价：1.10元

目 录

1	第 一 章	荒野里的女尸
14	第 二 章	酒馆里相遇
29	第 三 章	假如她是情人
41	第 四 章	陷 阱
52	第 五 章	穿黑裙子的女人
61	第 六 章	迷 途
71	第 七 章	试 探
86	第 八 章	维纳的性格
92	第 九 章	夜里的枪声
100	第 十 章	鱼儿上钩
111	第 十 一 章	黑牡丹的足迹
126	第 十 二 章	人命关天
134	第 十 三 章	列车上的追捕
145	第 十 四 章	广州会面
155	第 十 五 章	香港小姐
166	第 十 六 章	两张被盗的船票
174	第 十 七 章	神秘的岩洞
188	尾 声	

第一章 荒野里的女尸

四月二十六日晚，金银首饰珠宝商店被盗。从那天起，我负责的侦破小组几乎是连轴转——三天三夜没睡觉（也许累了要打个盹），总算找到一条重要线索，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，案子也许很快就会破了。说真的，我们侦破小组的几个侦察员：何岗、陈亮、小乐，都很乐观，认为只要找到那个送电影票的姑娘，经过审问，她就会供出罪犯来。

这时电话铃响了。我拿起耳机。

“喂，你是吕捷吗？”是陈队长的声音，“到我办公室来一下……”

“好，我马上就去。”

我放下耳机，向陈队长的办公室走去。是不是又发生了案子？不，也许是问侦破的情况。我知道陈队长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我负责侦破的这个案子里了。是的，价值四、五十万元的金戒指、金手镯、钻石、珍珠项链一盗而空！这种大盗窃案在全国也是罕见的……如果不能很快侦破，侦察员的脸是没处放！人家会骂我们是饭桶，窝囊废！当然，不光是这些不堪入耳的指责、谩骂、舆论，更主要的是国家财产受到损失。

“陈队长。”我走入他的办公室，观察他的脸色。因为，我已经有经验了，每当发生重大案件时，他就皱起眉

头，一支接一支抽烟，好象他的抽烟就是侦察、思考……可是，这天他的脸色不是这样，脸上的神情很轻松，就象什么事也没发生，是找我闲聊的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又问了一句。

“噢，是这么回事，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在抽屉里翻弄着文件，“野外发现一具女尸，地点在西大滩三叉路的北边，在一个土丘跟前，你去看看。”

“是不是与我侦破的案子有关？”我问。

“很难说，”他抬起头，用责备的目光看我，好象我提的问题不值得他回答。

我带了一个侦察员出发了。开吉普车的小刘似乎也理解我的心情，出了城，就加大了油门，开得很快，车轮胎在柏油马路上刷刷地响，不一会就到了西大滩。西大滩是个荒凉的地方，滩里不长庄稼，也不长树，但是蒿草和芨芨草却一丛一丛，给这个荒凉的西大滩增加了色彩。否则，这里就要变成光秃秃的戈壁，一览无余。奇怪，为什么要在这荒野里杀人呢？而且被杀者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？也许是把死尸送到这里来的……我在车上望着前面，在远处，我看见了那个土丘，在蒿草和芨芨草丛中，它象一个死人的头骨，在阳光下，反射出白刺刺的光。这时，迎面过来一辆大卡车，会车的时候我看清车上拉着石子。我的脑神经立时抽动了一下：是不是这些拉石子的司机干的？他们可以把女的引诱到这里来，强奸之后……或者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干这种事，然后把死尸运到这里……啊，太可笑了，如果是那么简单，陈队长也就不会让我来，因为他知道我正在侦破一起大案，不能再增加任务了。

“是前面那个地方吗？”司机小刘也看清了那个光秃秃的土丘。

“对，开过去。”我挥手说。

吉普车开到前面的土丘跟前停下了，我们刚下车，就看见土丘北面斜躺着一具女尸，头发蓬乱，上身的衬衣被撕破，乳房露在外面，裤子脱光，裸露着下身。我拍了照，仔细检查，发现这女尸是强奸后掐死的，时间不超过三天。几个脚印很清晰，我拍了照，又量了脚印的尺寸。根据脚印推算，杀人凶手是1.75米高的个子，穿着41号的胶底皮鞋。如果单单是一个强奸杀人案，那就不需要我管了，应该由别人去侦破。然而，陈队长为什么偏偏让我看现场呢？显然是有用意……我又仔细地在四周查看，发现在死者几米远的地方，有摩托车的轮胎印，这样，我可以断定：凶手是开着摩托来这里的……我正在思考着，一阵旋风从土丘北面呼呼地刮来，带着沙土，从我身上席卷而过，将沙土撒在我身上。说句迷信话，有鬼跟着我们……当然，侦察员是不害怕鬼的，因为我们经常和鬼打交道……死者是谁？我突然想起了那个送电影票的姑娘——四月二十六日晚上，正在商店值班的胡友良听到有人敲门，出去一看是一个年轻姑娘，说是电影院杜娟让她来送电影票，日本故事片《啊，海军》把电影票递到他手里就转身走了。胡友良拿到电影票犹豫了半天，去，怕领导知道挨批评。不去，怕以后再看不上这个电影。何况，又是他的女朋友专门派人送来的票，不去惹人家生气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就在他看电影的时候商店被盗……当我们找杜娟了解情况时，杜娟说她那天晚上没有派人去送票，何况她没有上班。显然，这个送电影票的姑娘是有意把

值班的人引出来作案的……从胡友良回忆这个送电影票的姑娘长相、个儿、穿戴、特征，使我不由得又把目光对准了那个斜躺在土丘底下的女尸；难道那个送电影票的姑娘就是她？如果是，为什么又被别人强奸之后掐死呢？强奸案和盗窃案是两码事，不能并案。

回到刑警队，我向陈队长汇报了观察现场的情况，并谈了自己的看法。他听了，没有吱声，只管默默地吸烟，一支烟快吸完的时候，他侧过脸对我说：

“可以并案侦破，很快找到死者的家属……”

当天，我们就向各派出所发出通知。第二天下午前进街派出所的户籍警小刘领来了一个老头，叫齐承德，说他女儿在两天前出去没回来。开始，他以为到新市区的姑妈家去了，结果一问没有去。

“你女儿叫什么？”

“齐晓丽。”

“多大啦？”

“二十二岁。”

“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没有工作，在家里待业。”

“她身上穿的什么衣服？”

“我说不上来，有时穿花的，有时穿红色的，有时穿绿色的，噢，我说不清楚，反正她衣服换的很勤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她没有工作，还大手大脚花钱……”老头埋怨着自己的女儿。

“她爱和哪些人接触？”

“唉，怎么说呢？”老头摊开手，“她不听老人劝说，

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喝酒、抽烟、跳舞……常常半夜回家，我惯她宠她，因为她从小死了妈……”

从老头的话里，我可以断定那荒野里的女尸就是他的女儿齐晓丽。我拿出照片让他看，开始辨别不清，怔了半天，突然，他仿佛找到自己女儿的特征，大声喊起来：

“是我的女儿！是我的女儿！老天爷呀！她怎么啦？”

“请你回忆一下，她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？有没有人来找她？”

“你们告诉我，我的女儿在哪？！”老头仍然大声喊着。

“你女儿死了，我们正在调查……”

“啊——呀，老天爷不睁眼……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她妈妈要是在世……呜呜……”老头哭鼻流涕，捶胸撕肺，悲哀的祈祷，“晓丽妈呀，我对不起你，没有把女儿管教好，她……她……死啦！”

是的，老头很悲伤，我也同情他，但我知道现在不是同情的时候，是要很快了解情况，找到线索……因为，我们要找的那个送电影票的姑娘已经找到了，但这意味着什么？一个智力最差的侦察员也会很快得出这样的结论：这是杀人灭口，我们想顺藤摸瓜，藤断了，瓜又怎么能摸到呢？于是，我很快用一种心理战术对付老头。

“这里不是要你来哭鼻子的，是要你把情况说清楚。”我的口气很硬，同时变出一副严肃的面孔，就象平时审犯人那样。

我这种心理战术使老头一下由悲伤变成惊愕，不知所措。仿佛他不是来找女儿，而是来受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

的脑子清醒起来。

“两天前什么人来找过她？”我接着问。

“没有人来找她，每天早晨连饭也不吃就走了。我问她到哪去，她也不言语，问得多了，还凶我哩……”看样子老头已经忘记了死在荒野里的女儿，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。

“她什么时候离开家的？”

“二十六日早晨出去就没见回来，我开始着急，后来想起前一天晚上她说要到新市区姑妈家去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可没想到……”老头又眼泪花花的。

“在这以前你见她 and 什么人来往？”

“有一个姑娘和一个留长头发的小伙子常来找她……”老头微微垂下头开始回忆。一会儿又抬起头说：“那姑娘个儿和我女儿的个儿差不多，长得俊俊的，大花眼，披着头发，二十一、二岁，穿着磨得泛白色的粗布裤子，裤腿紧紧绷在大腿上，我女儿也穿这种裤子，我听说叫什么牛仔裤，屁股上还贴着两个黄铜牌。我听他们说那种裤子还很贵……”

“这个姑娘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看她不象有工作的，也和我女儿一样，待业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我用温和的口气问。

“我说不上来，可是有一次，我听女儿喊她什么娜……”

“丽娜？”

“不对。”

“维纳？”

老头突然睁大眼睛：“噢噢，对对对，就是叫什么维

纳，维纳……”

“维纳”这两个字从这老头的嘴里说出来，多么不容易呀。我心里暗暗地高兴——那个送电影票的姑娘虽然死了，但又有一个活的可以代替她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尽快找到这个叫维纳的姑娘……

“老大爷，请你回忆一下那个留长头发的小伙子……”我又变出一副和善的面孔。

“那小伙子我只见过两次，头一次是春节的时候，哪一天我不记得了。我看这个小伙子不是个正派人……”

“第二次是什么时间？”我插着问。

“就是那天早晨……二十六日，我头天发了工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”

“小伙子有多大年纪？”

“二十五、六岁，头发留得很长，象个女人头，衣裳穿的花溜扑骚，象妖婆子穿的衣裳，裤腿上头窄下头宽，屁股蛋子绷得紧紧地，裤腿扫着地。说话带着野气，摇头晃脑，在我女儿跟前不象话，什么“哥儿们、哥儿们”呀，闻（吻）一闻（吻）呀！不是个正派东西，在女娃娃身上闻什么呢？”

老头把吻一吻说成闻一闻，差点惹得我笑出声来。于是，我很快点起一支烟，吸了一口，用庄严的语气问：

“这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说不上来，从来没听到他的名字，他大概就叫‘哥儿们’。”

“老大爷，请你回忆一下，这个小伙子来你家的时候是骑自行车？还是骑摩托？”

“头一次骑自行车，第二次是骑摩托来的，是一辆红色

的摩托车，新新的，亮亮的，看样子刚买来不久。头上还戴着那么一个明光光的硬壳帽，头在里面装着，大概是怕翻了车撞头才戴这样的帽子……”

“好吧，今天就谈到这里。”我站起来和老头握了握手。送他出门的时候，我又嘱咐了一句：“如果见到找你女儿的那个姑娘和那个小伙子，要马上报告。”

“嗯。”老头应了一声走了。

四月末五月初，正是北方沙枣花开的季节，也是北方的春天，沙枣花的清香味把人带到一个美好的季节，就象南方的春天，茉莉花清香味四处飘扬，使人陶醉。人的精力也和季节有关，尽管我几天没好好睡觉，但我并不觉得怎么晒，仿佛我的精力还充沛，就是再加几个夜班，也不会倒下去……本来，我得回一趟家，因为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妹妹。她们总是惦记着，等我回去改善生活。但我不能回去，我得向队长汇报情况，他让我到荒野去看那个女尸的现场——这十分重要。然而，当我把情况向他汇报之后，他脸上没有一点满意的表情，反而沉思了半天，既不问情况，也不提要求……我马上明白了：案子很复杂，不是我们所估计的那样……

“吕捷同志，今天晚上你回家吧，也许有人在家里等你……”

我知道队长是关心我，他说有人等着我，是指我的女朋友，因为他知道我正在恋爱，但他不知道我的恋爱进行到什么程度……几次见面，问我什么时候喝喜酒。唉，我怎么说呢？虽然经过一段热恋，但这种热恋并不是越恋越热，而且处于一种“钓鱼”状态，钓上就钓，钓不上就吹，在这种情

况下，需要时间，譬如看电影、逛公园、跳舞，这些眼下我都办不到。如今的姑娘，喜欢小伙子天天追着她……

晚上八点多，我才回到家里。妹妹一见就问：“哥，你怎么几天不回家？人家罗愿来找你几趟，我看你呀，再这样非吹不可……”

“那也没有办法，我们就干的这种工作，现在……”本来，我想把侦破案子的情况告诉妹妹，让妹妹再转达给她，可是，我知道不能这样作。因此话到嘴边又收回去了。

事情也就那么巧，我的话音刚落，就听到轻轻地几下敲门声。我打开门一看，正是罗愿，碰面就是一种不友好的责备我的目光，这种目光使我意识到她心里的那种不愉快，谁都懂得，恋爱的时候一方这种不愉快需要另一方尽快解释，而我却没法解释。案子发生的那天晚上，我本来和她约好去看电影，可是案子一发生，忘得一干二净，甚至事后也没给人家说明一下，难怪人家不高兴呢？

“请坐。”我热情地招呼她进屋。

“我找花花（妹妹的小名）……”她仿佛向我申明，“我不是来找你的……”

显然，这是当面给我一个臊巴眼，我很尴尬。

妹妹赶快迎来，热情地接待客人。

“哎呀，是罗愿，快进来，我正在等你哪！”

“我买了两张电影票，是日本故事片《生死恋》，你看过没有？”罗愿兴致勃勃地走到妹妹跟前，把电影票递过去。

“我看过啦，”妹妹在撒谎，“我哥哥没有看，你和他看去。”妹妹给我递了个眼色。

“人家不会看这种电影，里面有……”

“有黄色镜头是不是？”

“是又怎么样，你不看，我们可以看嘛。”她的口气很不友好。

“噢，你说错了，我还真喜欢看哩！”我故意这么说着玩。

“嘻嘻嘻，”她笑了。“你爱看什么？打仗、抓特务……”

“你这是对我们公安人员的一种蔑视！”我反驳了一句。

“不要那么敏感嘛，我本来没有那个意思，你却偏偏要那么理解，我有什么办法……”她说完斜睨我一眼，耸了耸鼻子。

“你们别一见面就辩论，”妹妹的话虽然是指双方，但她的目光瞪着我，“快走吧，几点的电影？”

“九点半。”

“好，看完11点多，刚好是睡觉时间。”我的目的是想看电影。在这中间，我还可以给她解释一下。

“嘭嘭嘭”，几下敲门声。

“谁？”我问。

“我。”是何岗的声音。

我赶快开了门。他一进来，在我的女朋友脸上扫了一眼。

“对不起，我打扰你们啦。”

我的女朋友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队长让你马上到他那里去。”他的表情使我猜出：准

是又发生了案子！

不要详细问了，我得马上回刑警队。这场电影只好还是由妹妹陪她去看了。我笑了笑，表示抱歉。

我匆匆地赶到刑警队。陈队长正在等着我。我看见他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三十七、八岁的干部，脸色苍白，唉声叹气，一副骇怕的表情。我走进进去的时候，这个干部倏的转过脸来，乞求地看着我。

“噢，你来啦！”陈队长说，“本来，今天晚上不该让你来，可是，没想到……”他指着旁边坐的那个干部，“他是皮革厂的保卫干部，叫吴东亮，老先生给咱们又干下一件麻烦事……”

“是这样，我今天下午上班走时，枪放在家里，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放着，晚上厂里放电影，看完电影回来一看，我的门被撬了，我进屋一看，地上撒了很多酱油，我觉得奇怪，小偷为什么要撒酱油呢？我赶忙检查东西，大衣柜没动，箱子没动，光光把写字台的抽屉撬开了，二百元钱和手枪不见了！唉，怪我麻痹大意。”这位保卫干部简单谈了情况，傻愣愣地坐在那里不动了。

“还丢了什么东西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，再什么东西也没有丢，我真不明白，小偷把钱拿走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要枪呢？”

“也许他爱那玩艺嘛……”我带着讽刺的口吻说。

“是的，这下我该倒霉了！丢了枪支弹药是要受处分的！”保卫干部灰心丧气地摇了摇头。

“子弹丢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多亏子弹放在单位的办公室里，要不，也会拿

走的。那样后果更可怕……”这一点他倒感到幸运。

“显然这个小偷不是来偷钱的……”陈队长这样提醒我。

我和何岗赶到现场观察：这是一幢五层宿舍楼，楼的东边是一条街，北边是一条小巷，南边是平房。这里地形开阔，便于观察，作案方便。第一，罪犯对这幢宿舍楼里的住户很熟悉，作案时有放哨的。第二，罪犯知道他有枪，并随时观察他带枪没有？

“你家里平时来过什么人？”

“除了单位的几个同志来过，再没有人来。我这个人不愿意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。”保卫干部对这一点倒很自信。

“你今天下午上班时，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？”我上楼的时候问了一句。

“没有。”他随着回答。可是，突然他似乎想起什么，猛地抓住我的胳膊，说：“我记起来了，在我上班的时候，在楼拐角的地方碰到一个姑娘，问我这楼上住着一个叫李保华的没有？我问她李保华在哪个单位工作？她说在商业局。我一听不对头，这是皮革厂的宿舍楼，怎么会有商业局的人住呢。于是，我回答她，没有，并告诉她这是皮革厂的家属楼。她说女的在皮革厂，男的在商业局。我问她女的叫什么名字，她说女的名字不清楚。最后说了声“谢谢”就向东边的街上走去。”

“这个女的个有多高？”

“大约有一米七左右。”

“年龄有多大？”

“二十一、二岁。”

“什么模样？”

“大大的眼睛，脸蛋白净，眉毛细细的，说话口齿清楚，普通话口音。头发披在后肩上，显得很大方。上身穿着米色长袖衫，下身是牛仔裤……”

经这位保卫干部一介绍，使我不由得联想到我正在寻找的维纳和那个留长头发的小伙子……从他介绍的情况来看，和齐老头介绍的那个找他女儿的姑娘长相和特征相似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侦破的案子就更复杂了。金银首饰珠宝商店被盗——荒野里的女尸——一支手枪！陈队长的话很有道理：这个小偷不是来偷钱的，只不过二百元碰在眼皮底下了，来个顺手牵羊……

我和何岗查看了现场，拍了照。锁子是用改锥撬的，看样子是个老手，门板并没有损坏，就那么轻轻地一下，门就开了。屋里洒了满地的酱油，这是为了对付警犬。抽屉也是撬开的，桌子也并没有怎么损坏，也是轻轻地一下，干得干净利索，没有留下痕迹。我不由得摸了摸自己身上的手枪……可我知道，侦察员不是靠武器，而是要靠智慧、思维、分析、推理、技巧……用手枪打死一个罪犯是愚蠢的……